

人間佛法—— 從《真現實論》到《佛法真義》

陳永革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教授

《真現實論》（1927年10月在杭州靈隱寺撰著）是人生佛教的理論倡導者太虛大師最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太虛大師對人生佛教理論構建，並不是一時一地的應機說教，而是基於一種全新而系統的理論闡述。其具體標誌，就是更為完善地提出了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而太虛本人更是自許為「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者」。

對於《真現實論》，太虛弟子印順法師曾評價說：「本論規模宏大，極其量，足以貫攝一切佛法，破攝一切世學。大師獨到之思想，多含攝其中。其以現實論為名，蓋深有苦衷。」印順等人在編纂《太虛大師全書》時，即以《真現實論》為主體，薈萃為《論藏》。

《真現實論》一書是太虛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十多年間倡導佛化運動理論的體系化總結。其主題即圍繞佛法與世學（同時也就是佛教與人間）的關係問題，全面闡述「真正的佛法」如何應對現實文化、宗教、國學、哲學、道德、科學、社會、教育、健康、藝術諸領域的效用性，力主全面回應世學思潮中對佛法的抨擊，旨在建立全面的適應時代弘化的佛法體系，並指導展開契理契機的弘化實踐。

太虛建構「真現實論」的現代佛法體系，還有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太虛自感佛教改進運動的推行，必須以學術理論、思想詮

人間佛法——從《真現實論》到《佛法真義》

釋的途徑作為前導，通過對文化知識界人士的攝受，運用現代學術方法，全面疏釋繁瑣的佛教名相，以「現代學術體系化」的理論闡釋，實現既超越又涵蓋一切世俗思潮、既契理又契機的世間弘化目的。

太虛的《真現實論》體系宏大，意旨鮮明，儘管此著最終未能全面完成，但對太虛本人而言，「真現實論」已經可以作為現代佛法體系的代名詞。此後，太虛更以「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者」自居。

太虛大師最終未完成《真現實論》，時過 90 年後，星雲大師推出了三卷本《佛法真義》。從太虛大師「真現實論」到星雲大師「佛法真義」的思想闡釋及體系建構歷程，無疑體現了中國人間佛教思想闡釋及其現實實踐的深入與擴展。在某種意義上，標誌著人間佛教從「佛在人間」、「佛法在人間」轉進到「人間佛法」的體系建構。

有學者認為，人間佛教是一種佛教弘化在理論範式上的轉換。但這種轉換並不是一種「轉制」，也不是一種「置換」。人間佛教，不是貼上太虛大師或星雲大師個人標籤的佛教，不是星雲大師或台灣佛光山專利歸屬的佛法，而是「人間佛法」本身。所以，星雲大師在其長篇自序中說，《佛法真義》希望給大家提供一點「另類的思考」，「希望大家對佛法的真義要重新估定價值」（〈佛法真義·自序〉）。

《佛法真義》全三冊（2018 年 9 月初版），扉頁上星雲大師的一筆字〈中道生活〉、〈我在眾中〉、〈入如來智〉，標示著本書所傳達的主旨。

第一卷為「佛法義理」專題，收錄 100 篇文章。大師的一筆字，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五期

雖標明為「中道生活」，其實最核心的是呈現「中道」。生活未必是中道，但中道即是生活。人間佛法的「中道之真義」即在於此。

第二卷為「佛學思想」，收錄101篇文章。大師的一筆字標明為「我在眾中」。我個人認為這是星雲大師自謙為「另類的思考」，同時也是最能觸動當代佛教思惟的地方，當然也是「佛法真義」最閃耀光芒之處。在卷首語中，大師寫道：

你敢承擔「我是佛」，
你的人生就不一樣了。
既然「我是佛」，
就應該要慈悲，
既然「我是佛」，
就應該要普利天下。
這句「我是佛」，
對自我的勉勵，
對自我的肯定，
自我的發心、成長、擴大，
是有特別意義的。

如此，「我在眾中」，雖然未嘗不是「佛在眾中」，但更重要的場景卻是「我在佛中」。仔細掂量大師的話語，實在能夠產生很



星雲大師一筆字《中道生活》

人間佛法——從《真現實論》到《佛法真義》

強有力的心靈撞擊，同時也會生發出實現「佛在人間」的行動力。從「佛在心中」（〈佛陀在哪裡〉）至「佛在眾中」，並最終呈現出「我在眾中」（我在佛中）的慈悲行、普利行，人間佛法的真義不正是在此嗎？

佛陀從來不會遺棄人間。佛法同樣不可能被人間所遺棄。

第三卷包括「佛教常識」和「佛門行事」，共收錄 105 篇文章。此卷之首，大師的一筆字標明為「入如來智」。

第三卷「佛法真義」的分類雖然很平常，但大師的思考同樣充滿了「另類的衝擊力」。試舉幾例。如起首四篇，就分別討論「佛陀會生氣嗎？」、「羅漢有殺盜淫嗎？」、「天堂地獄在哪裡？」、「六祖大師不識字嗎？」。星雲大師所理解的「佛教常識」，既源於對佛教經典的體認，又源於佛教在歷史文化脈絡中的獨特地位及其深廣影響。至於「佛門行事」，則更是將「佛門人生」與「社會人生」密切結合起來，既總結與反思「革新佛教」、「僧制改革」、「課誦改良」，更關注「佛教與法律」、「佛教與國家」等很現實的複雜關係，體現了「佛法真義」現實光芒。

對於人間佛教的描述性界



星雲大師一筆字《我在眾中》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五期

定，最典型者莫過於「人間佛教現象」、「人間佛教思潮」、「人間佛教思想」、「人間佛教實踐」。這種情形固然反映出人間佛教的多元解讀，但極少人會否認人間佛教乃是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最具影響的思想創造性活動。

人間佛教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標籤就是「不保守」（或稱為「革新」、甚至「革命」）。但是「不保守」，並非意味著「激進」。佛教本身就是「不保守」的思想類型，否則，我們很難想像釋迦牟尼佛當年如何與 96 種外道論戰，如何批判古印度社會根深柢固的種姓制度。佛教之所以能夠不「保守」，最主要的動力源自於智慧圓融乃至智慧圓滿，而且甚至可以說具有體系化的智慧圓融或智慧圓滿。

我們都一直以為佛法是一種智慧，但往往忽視了智慧圓融同樣可以成為體系，一種充滿圓融的智慧體系。這種轉化，具有雙重的「開門」效果，既需要廣開佛法的智慧之門，打開佛教傳統的歷史之門，更需要推開人間接納佛法之門、時代人心與思潮之門。這就要求佛法思想闡釋與佛法教化實踐的充分結合。因此，佛教智慧不僅具有體系化的思想內涵，同樣離不開人間教化的實踐開展。

人間佛教既是當代漢語佛教的時代性創造，更是古老佛教思想資源契理革新、契機應化的歷史性選擇，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大貢獻。太虛大師所開創的人間佛教，是一種全新的「佛教觀」，是一種融攝民族國家意識、回應社會時代變遷、展開文化思潮對話、關注傳統反思等諸複雜因素的「綜合判教」；而星雲大師則將踐行人間佛教推向更具建設性的歷史階段，通過人間佛教回歸佛陀的真正本懷，讓大眾更領略到人間佛教的歷史意識、人類視野、社會向度、價值關切和未來願景。通過強調人間佛教回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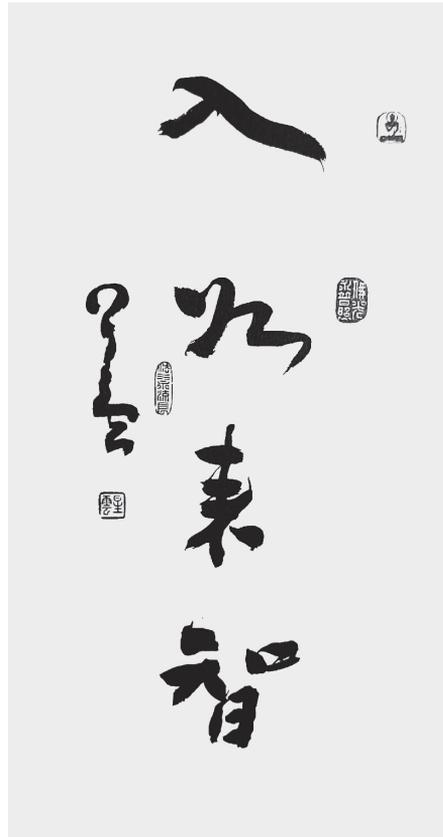
人間佛法——從《真現實論》到《佛法真義》

佛陀本懷，不僅突出了當代佛教弘法實踐的佛教主體，同時彰顯了佛教的人間性格。其所提供的當代人間佛教的整體思考，並非關乎人間佛教，更關乎當代佛教的未來發展。

人間佛教正在創造傳統中成為傳統，並呈現為中國佛教傳統的當代展開形態。人間佛教已經成為佛教從過去邁向未來的必經之路。在此現實展開進程中，有關人間佛教的諸多理論建設或思想建構問題，因其涉及面甚廣，更因其關涉傳統佛教與現實佛教、當代佛教發展類型的不同現狀、諸宗教間的對話與競爭等等關係問題，見仁見智，各有所見。

換言之，人間佛教進程所面臨的不僅是佛教本身所面對的方向變革，更是中國佛教面對時代變遷所面臨的道路選擇。更進一步地說，人間佛教既涉及中國佛教發展的道路性選擇，同時更成為中國佛教未來發展的方向性選擇。

宗教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或歷史時期，總是面臨著類似的情形。所以說，歷史總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此意義上說，「人間佛教」是道路與方向雙重結合、同時並進的現實產物，必然體現出一定的時代性、變革性。這種具有挑戰性格的時代處境，意味著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一筆字《入如來智》

似乎仍有待歷史進程的檢驗或考驗，導致佛教界內對於人間佛教的爭辯一直未曾停息。所有這些思想疑慮或困惑，可以歸結為「人間佛教的神聖性或正統性」之問。在這些議論中，則涉及傳統佛教何去何從，如何更好地契應時代人心，讓佛教弘法教化開創新境界的思想建構。人間佛教不僅屬實踐層面的具有社會規範意義的弘法活動，更需要理論層面的具有思想規範意義的積極探索。

更明確地說，在當今中國佛教思想建設處境下的人間佛教，體現了二十世紀中國佛教自我革新、自我改造的優良傳統，在此意義上說，人間佛教是中國傳統佛教自我改造、自我革新、自我發展的適應性的佛教。人間佛教既是一種佛教中國化的佛教當代表述，更是佛教現代化的一種理性共識。如果說，以禪宗為典型代表的宗派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歷史形態，體現了外來佛教在中國發展的一種特色鮮明、影響巨大的宗派形態，對於正在邁向未來的「人間佛教」，從今後較長的時段來看，同樣具有當代中國佛教特色的實踐特質。

回答「如何建設中國佛教」的追問，在今天同樣具有現實意義。而要回答「如何建設中國佛教」的追問，同樣需要創造性地堅持如何繼承中國佛教優秀傳統的歷史原則。

什麼是人間佛教的優秀傳統？這是任何建構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的有識之士皆無法迴避的問題。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可以進一步分解為二個具體問題。其一，人間佛教與傳統中國佛教歷史進程的關係為何？其二，人間佛教與當代中國佛教未來發展的關係如何？前一問題，可以歸結為「人間佛教的歷史性」。後一追問，則為「人間佛教的時代性」。

其實，這二個問題又可更進一步還原為人間佛教與中國傳統的

人間佛法——從《真現實論》到《佛法真義》

宗派佛教之關係；或者說，人間佛教的超宗派性，是否可能導致人間佛教的「非中國性」。但通過檢討歷史上相關人間佛教理論的闡釋性建構過程，人間佛教理論本身所涵蓋的「人間性」，實際上已經涵蓋了某種程度的人間佛教的「中國性」。當然，人間佛教作為中國佛教演進的新形態，同時也涉及人間佛教的「佛教性」問題。

我個人理解，星雲大師之所以用「佛法真義」而不是「佛法要義」，應該有其相當充分的自主考慮。「真義」既具有放諸過去、現在及將來的開放性，更體現了一種經過體認、充滿自信、專注人間、普利天下的慈悲情懷。但是，真義也不是恆定不變的「真理」，「佛法真義」同時也意味著佛教必須敞開未來的前行之門。

星雲大師不只一次欣慰地認為，將「踐行人間佛教思想」明確寫入《中國佛教協會章程》，充分體現了當代中國佛教界對於人間佛教作為一種具有現實可行性的基本共識。在描述的意義上寬泛地說，人間佛教是當代中國佛教所呈現的實踐形態。這種實踐形態的現實存在，意味著人間佛教必將成為新時期中國佛教發展的重要導向。正唯如此，這就勢必要求佛教界對於如何建設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人間佛教，提供相對明確的理論表述，從而能夠指導今後中國佛教的整體發展。

2013年出版的《百年佛緣》，表明星雲大師是百年人間佛教運動的親歷者與見證者；而2016年印行的《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表明星雲大師是當代人間佛教思想的探索者與思考者；2018年推出的《佛法真義》，更體現星雲大師是讓佛教面向未來繼續前行的擔當者。星雲大師尋求人間佛法的「真義」思考，絕非僅僅關乎人間佛教，而更關乎當代佛教的未來發展。

